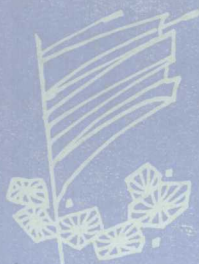


革命故事会



247.8
6
76(2)

976



•《决裂》电影故事•

招 生.....饶明华改编(1)

一张大字报.....赵 炼改编(6)

两张考卷.....朱其昌改编(10)

批判会.....钱勤发改编(15)

*

*

*

机声隆隆.....计怀中(22)

新来的组长.....花泽炜(30)

紫竹河边.....陆涛声(39)

• 回忆对比故事 •

新的生命……………姚原刚改编(50)

• 经验交流 •

努力抓好革命故事创作……………江苏省江阴县文化馆(62)

• 小 讲 座 •

为革命讲好革命故事……………陈永绩(67)

革命故事会

1976

2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54,000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74 定价: 0.15元



招 生

(电影《决裂》故事片断)

饶明华 改编

这天，江南山区有一个小镇的祠堂门口，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做啥呢？原来，地委决定在这里创办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现在祠堂里正在进行招生考试。负责这次招考的是教务主任孙子清。孙子清四十五、六岁年纪，戴着副黑边眼镜，他站在门口不耐烦地对大家说：“我跟你们说过多次了，拿这样的介绍信，是不能考大学的，考大学要有资格，要有文凭。”说着，狠狠地把祠堂门用力关上，把那些来考共大的工农子弟都关在门外。不一会儿，“砰砰砰”又有人敲门，孙子清正想发火，忽听门外有人喊：“是龙校长来啦！”孙子清一怔，呆了一会儿，忙小心翼翼地打开半扇门，探出头朝外一看，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的壮年人，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穿一条褪色军裤，身材高大，四方脸、高鼻梁，皮肤黑里透红，他就是刚刚到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龙国正一到，就发现招生工作中存在强调文化水平，把工农学生关在门外的偏向，特地亲自来到招生站。孙子清没见过龙国正，他尴尬地说：“你是……”龙国正向他伸出手，作了自我介绍，就用力推开两扇大门。门一开，来投考的贫下中农子女都蜂拥过来，堵在门口。龙国正高兴地问孙子清：“他们都是来考咱们共大的吗？”“是啊！

人真多。”龙国正说：“让他们进来吧！”孙子清无可奈何，只好笑了笑。龙国正热情地对门外的人群喊道：“同志们，请进来吧！”门外的群众一时感到新奇，新来的校长和那位负责招考的教务主任竟完全不一样。大家就象潮水一般，“哗——”涌进了祠堂，当地贫下中农协会的老代表也走了进来。孙子清发急了，他高叫道：“不要吵，不要吵，里边还在考试哩！”

龙国正见祠堂里光线暗淡，死气沉沉，被考的学生有的满头大汗，有的搔头抓耳，真是一场“卡”劳动人民的“大学招生考试”啊！龙国正看了连连摇头，他问孙子清：“孙主任，招了多少学生？”孙子清从口袋里掏出一迭介绍信，说：“没有几个够格的。没有文凭，文化又低。”龙国正心想：我们无产阶级的大学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招生标准第一条还是政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劳动技能的就能收嘛！他翻了翻孙子清递过来的介绍信，说：“那末我们再来考考看！”孙子清心想，你校长亲自招考，我肩上的担子就轻一点，连忙说：“那太好了。”

龙国正向四周一看，发现老代表靠在石栏杆上，正拿着竹烟筒在抽烟，连忙招呼说：“老代表，请到这边坐。”又招呼孙子清在一边坐下。于是，一场新的考试开始了。龙国正高兴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继续考试。”然后响亮地喊道：“徐牛崽！”“到！”出现在龙国正面前的是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浓眉大眼，手里提着衣服，上身的红背心上印着“青年突击队”几个字，看上去生气勃勃，浑身是劲。老代表向龙国正介绍：“小伙子是共青团员。”龙国正朝徐牛崽笑笑，问道：“家里什么成份？”“贫农。”龙国正又侧过头问老代表：“劳动怎么样？”只见老代表笑咪咪地竖起了大拇指，意思是：没话可说的。龙国正点点

头，又问：“上过学吗？”徐牛崽说：“上过两年初中，后来在养猪场劳动。”“你想学什么？”徐牛崽爽朗地说：“大队要我负责养猪场，我想学兽医。”龙国正听了，感到非常满意，象这样出身好、思想红、身子棒、劳动过硬、学习目的明确的小伙子，难道还质量差不能入学吗？不！龙国正扭头看了看孙子清，孙子清皱着眉头，他又看看老代表和另一个负责招考的老师，他们都点头赞同。于是，龙国正大声地宣布：“行，徐牛崽，你考取了！”这下，围着看龙国正招考的人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只有孙子清疑惑不解，简直不相信这就是考试。

徐牛崽拿到了录取证，高兴得象得到什么宝贝似的，左看右看，喜笑颜开。有个老乡要他快给校长去行个礼，徐牛崽连忙转过身来，龙国正摇着手笑着说道：“哎，小伙子，咱可不兴孔老二那一套。”顿时大家一阵哄笑。徐牛崽扬起手中的衣服，冲出人群，高喊：“考上了！”

考试继续着，龙国正又叫道：“下一个，李金凤。”话音刚落，人群里就轰动起来，一群姑娘象众星捧月似地推出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妇女，只见她中等身材，短头发，大眼睛，腰上系着一条蓝底白花的土布围兜。突然人群中走出一个姑娘对龙国正恳切地说：“龙校长，你一定要收下她，她是我们集体选出来的。”原来李金凤是她们的妇女队长，还是劳动模范，育种能手。这姑娘说着还拿了一束稻穗递给龙国正。龙国正接过来一看，金色的谷子又大又饱满，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老代表站起来说：“对她呀，我要多说几句。”接着，用手比划着说：“她这么高就给地主打猪草、放牛，整天挨打挨骂。稍为长高一点，又做人家的童养媳，旧社会，从没吃过一顿饱饭。土改时，我们村子妇女里面，头一个站出来斗地主的她就是她。后

来她又带领妇女闹翻身，组织互助组，搞合作化。现在是共产党员。”龙国正听了十分感动，接着他问李金凤：“你认识字吗？”李金凤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回答：“解放后上过几年夜校。”龙国正递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要她写几个字看看。李金凤双手接过笔，想了想，就扒在桌子上，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地写了起来。写好后，双手捧着纸条递给龙国正。龙国正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写着：“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龙国正看着这一行闪耀着光芒的句子，心中好象长江的浪涛，奔腾翻滚：这样立场坚定觉悟高的贫下中农，难道没有资格上大学吗？龙国正亲切而又郑重地对李金凤说：“李金凤，你被录取了。”李金凤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热泪盈眶。旧社会的奴隶，今天可以上大学了，是党和毛主席才使她有了今天哪！听说李金凤被录取了，旁边的姑娘们都很高兴，可是，又有些担心地问：“李金凤毕业以后，还回我们队吗？”这时龙国正明确地告诉她们：“共大是社来社去，李金凤还是你们的队长。”顿时，姑娘们高兴地围着李金凤跳了起来。

接下去，龙国正又拿起一张介绍信，喊道：“江大年。”但是没有人答应，龙国正又喊了一遍，却见人群中几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说：“等一等，我们去叫。”他们跑出大门，直奔对面的铁匠铺。那里一个粗壮结实的小伙子正在丁丁当地打铁，当他听到轮着他考试了，不觉一楞，连忙放下铁锤，转身就跑，边跑边解着身上的围裙。江大年来到祠堂里，红着脸，低着头，用围裙擦着那双乌黑的大手。龙国正问道：“种过田吗？”他摇摇头。“做过木匠吗？”他摇摇头。“泥水匠呢？”他又摇摇头。龙国正风趣地说：“怎么不说话？打个哑谜给我猜吗？”人群中顿时一阵哄笑。这时老代表磕了磕烟灰对江大年说：“你呀，心里想

不想上学呢？想！可是嘴巴又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对龙国正说：“龙校长，他从小死了娘，在对面铁匠铺当学徒。”龙国正点了点头，就问江大年想学什么，江大年一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画报，上面印着一辆拖拉机，他递给龙国正说：“我要学拖拉机。”龙国正不觉笑了，接着便问他上过几年学，老代表代他回答说：“他上过一年中学。”这下孙子清再也忍不住了，他不禁脱口而出：“文化太低！”江大年顿时“唰”地一下又红了脸，用围裙使劲地擦着那双乌黑的手，真不知怎么是好！龙国正走到了江大年身边，拉起了他的手，只见这只手特别大，巴掌上有层层叠叠的硬茧。龙国正抚摸着那些硬茧，思潮翻滚，深情地说：“多少年来，地主、资产阶级就是用文化来卡我们。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身上。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共大，实质上是把工农子弟拒之门外。有人说上大学要有资格，什么是资格？资产阶级有他们资产阶级的资格，无产阶级有我们无产阶级的资格。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说着把江大年的手高高举起。龙国正的话，象一颗猛烈的炮弹，狠狠地打中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人们听了龙国正的话，就好象心田里洒进了甘露，有的人禁不住热泪滚滚，有的不觉看着自己的手掌，好象从来不曾发现过手上的茧子竟有这么珍贵。这时龙国正高声地问大家：“江大年够不够资格上大学？”人们一齐高呼：“够资格！”江大年抬起头来，眼睛里闪着激动、喜悦的泪花。

孙子清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考试，他急忙把龙国正拉到一边，不理解地问：“龙校长，这样招生行吗？”龙国正笑着反问道：“怎么不行？”孙子清说：“可是曹校长再三（下转第9页）



一张大字报

(电影《决裂》故事片断)

赵 炼 改编

在青山环绕、竹木茂盛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校园里，一天突然沸腾起来，好多人向畜牧兽医系的教室拥过去。出了什么事？原来在兽医系教室外墙头上，醒目地贴着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少讲马，多讲猪和牛。”标题鲜明，内容泼辣。围看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议论纷纷。

贴大字报的人是谁呢？喏，就是那个剃平顶头，穿土布衣，浓眉大眼，虎气生生的小伙子。他是畜牧兽医系的工农大学生徐牛崽。只见他气呼呼地“嚓、嚓、嚓”撕下大字报，团成一团，往地下一扔。大家正要问他为什么撕掉，忽见他怀里又掏出一张更大的大字报，往墙上贴去。这一张字体特别大，题目还是：“少讲马，多讲猪和牛。”

他为什么要贴这张大字报？而且贴了撕，撕了又贴呢？原来，今天上午上课的时候，一位贫农老大爷牵了生产队的一头病牛来请教务主任孙子清给治一治，孙子清根本没想到春耕大忙，队里多么需要耕牛，硬是不肯治，还把那位老贫农赶了出去，关起门来大讲“马尾巴的功能”。这使贫下中农的子弟徐牛崽怎么受得了？再说孙子清根本不顾山区特点，老是讲山区没有的马，不讲猪和牛。徐牛崽想起龙校长第一次见面时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把着学校大门，你可以打进去嘛！”现在，孙子清讲

课脱离实际，搞资产阶级的一套，难道不要轰它一轰吗？就贴出了这张大字报。没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副校长曹仲和训斥他冲乱课程，硬要他撕下大字报，他能撕吗？撕！撕下一张小的，再贴上一张更大的！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些。同学们看徐牛崽拿出这张更大的大字报，都高兴地帮他把手大字报贴在墙上。

这时，从校长办公室走出来一个人，四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眼泡微肿，衣服笔挺，神气活现，他就是副校长曹仲和。曹仲和看到一群人议论纷纷，走了过来，他抬头往墙上一看，“啊！”不由气得胸口发闷。这个徐牛崽，上课乱提意见，一张大字报搞得全校不安宁，要他撕下，他却又贴上了一张更大的大字报，这还了得，非要他撕下不可：“马上给我撕下来！”这位平时总以三代搞教育的党内专家自居的副校长，再也顾不得身份和架子，他吹胡子瞪眼睛地硬逼着徐牛崽撕下大字报。

“等一等！”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犹如半空中打下一个霹雳，人们不由得都回过头去看。只见一个中年人，身材高大，双目炯炯，穿一身洗白的军装，蹬一双沾着泥的草鞋，扛一箩谷种，大步流星地走过来。“龙校长！”原来这就是松山分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同志。

徐牛崽见到他，象见到亲人一样，急忙跑到他的身边。而曹仲和却皱皱眉头，知道今天又碰上了硬石头。

龙国正把谷种往曹仲和面前一放，用毛巾揩揩汗说：“老曹，这张大字报写得很好嘛，为什么要撕掉呢？”曹仲和瞟着徐牛崽不满意地说：“这张大字报把我们的教学全冲乱了。”龙国正剑眉一挑，喜上眉梢，心想：徐牛崽真不愧为工农大学生，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于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我们共大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想着，嘴里不由赞了声：“好！

一张小小的大字报，就能把教学冲乱，不正说明它击中了要害吗！”曹仲和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老龙，我们这一套并不是自己发明的，全国农业大学的课程都是这么安排的嘛！”“那说明这张大字报的意义更大了。”龙国正边说边从谷箩里抓起一把谷种，“这里又是一张很好的大字报！”只见龙国正长满硬茧的手上摊着一撮谷子，粒子很大，可惜已经发黑腐烂了。龙国正说：“这谷种怎么会烂的？肖萍老师呢？”人群中应声走出一个梳着长辫，长得很清秀的农学系女教师，她从龙国正手上拿起几粒谷种看了看说：“这是浸种催芽时温度太高。”龙国正心痛地说：“那你为什么讲课的时候不讲清楚呢？”肖萍看了曹仲和一眼说：“现在正在讲收割，按进度表，要到七月份才讲浸种。”龙国正听了大吃一惊，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这不是严重的脱离生产关门教学吗？“不行，要马上改过来！”站在一旁的曹仲和，听龙国正谈到谷种，他也俯下身子看了看。但是这一箩烂掉的谷种，却并没有使曹仲和激动。他感到龙国正就是喜欢抓几粒谷子，目光短浅，真是不懂教育的土包子。一听到龙国正竟又说要改过来，哼！能改吗？就不耐烦地插上一句：“教材有它自己的系统性，不能随便改动！”龙国正看了看麻木不仁的曹仲和，又看了看烂掉的谷种，铮铮有力地说：“教材的系统性应该服从生产的季节性！”“对！”徐牛崽、肖萍、共大的师生都坚定地说：“龙校长说得对！”曹仲和哑口无言，低下了头。

龙国正看了看大字报，又看了看手中的谷种，回想起最近在共大看到的、听到的，不由耳边回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深深感到无产阶级办的学校决不能贯彻资产阶级的老一套，想到这

里，心潮澎湃，斗志更坚。他把手上的谷种往箩里一丢，跳上台阶，指着徐牛崽的大字报大声地说：“同学们，这张大字报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批判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学风，我们学校的教改是搞不好的。林学系不讲江南的茅竹、油茶、杉树，却去讲什么俄罗斯的白桦树！农学系的土壤课，为什么不能讲讲我们这里的红土壤，偏要讲非洲的、西伯利亚的黑土壤，难道我们的老师都成了外国记者了吗？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来一场教育革命的大风暴！大家有决心没有？”“有！”人群中发出了响亮的呼声。龙国正把粗壮的手臂用力一挥，差点儿碰到曹仲和。曹仲和向后一退，气冲冲地走了。龙国正继续说：“五四运动中，革命青年敢打孔家店，我们共大的师生不但要打孔家店，还要打资产阶级的店！”龙国正洪亮、有力的声音在校园中回荡着，徐牛崽感到心里有盆火在熊熊燃烧，龙国正的话在共大师生的心里燃起了革命的火焰。

在龙国正的带领下，共大的革命之火点起来了，教育革命的风暴掀起来了。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象一发发重磅炮弹，猛烈地射向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上接第5页）

强调，宁可少招，质量要高。”龙国正针锋相对地说：“这些学生，质量都不错啊！”孙子清这个从资产阶级学校里出来的旧知识分子，怎么能理解龙国正按照毛主席教育路线招考的标准呢？他挟着皮包气呼呼地走了。考试照样进行，龙国正把穿草鞋的老代表请来当了招考委员，让贫下中农自己来把学校大门。顿时大家欢呼起来，高兴地喊道：“老代表当招考委员就是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两张考卷

(电影《决裂》故事片断)

朱其昌 改编

在江南山区的一个山头上，有一所新颖的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这一天，在分校的布告栏前，围着一大群人，正在议论纷纷。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几天前，共大的同学李金凤在山边大队田里发现了一种叫“夜强盗”的虫。这种虫，一夜之间可以毁掉几百亩稻子。这一天，山边大队的队长恰巧带着一部分社员到城里去挑化肥了，一时缺少人手灭虫。李金凤心急如焚，急忙奔到学校报告副校长曹仲和，要求组织全校师生去灭虫。谁知，曹仲和不但不组织同学去灭虫，反而借口第二天要考试，连李金凤也不准去。李金凤和同学们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对曹仲和的做法进行了斗争，并且组织同学们参加了灭虫战斗。李金凤和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惹怒了早已想把工农同学赶出校门的曹仲和，他乘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不在学校的机会，一手遮天，把十五名工农同学开除出校。刚才，同学们就是对这张开除工农同学的布告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

这时，被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除的农机系学生江大年，满怀忿恨，背着行李，大步往校外走去。农一班的同学徐牛崽拉住江大年说：“大年，不要走，跟他们顶！”江大年的两只眼睛

里象喷出了两股火，他把印有“共大”字样的草帽往徐牛崽手里一塞，说：“这样对待我们，受不了！”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徐牛崽目送着远去的江大年，气愤地一跺脚：“走！去找曹副校长和孙主任评理！”

他们正要向办公室走去，突然谁喊了一句：“龙校长回来了！”

“龙校长回来了！”宿舍里的、教室里的、布告栏前的共大师生，都向校门口飞奔而去。

龙校长名叫龙国正，四十多岁年纪，身材高大，面孔黑里带红，两只眼睛很有精神。建校以来，他坚持贯彻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现在，他刚从外地参观回来，兴冲冲地跟围上来的同学们亲切握手。忽然他发现同学们脸上的神色不对，一个个低着头，有的还含着眼泪，急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啦？”

徐牛崽气鼓鼓地指着布告栏说：“龙校长，你看！”龙国正走过去，看了一眼布告，就问李金凤：“你们犯了什么错误？”李金凤说：“没来得及参加考试，曹副校长说我们交了白卷。”

龙国正问一位年轻的党委委员余钢说：“这件事党委是怎么研究的？”余钢气忿地说：“这件事根本没有通过党委，曹校长说这是上级意图，教务处有权决定。”龙国正的眉头越皱越紧，高声地说：“什么？这么大的事不通过党委！”

徐牛崽走到龙国正身边，把江大年的草帽递到龙国正手里说：“江大年背着行李走了。”龙国正接过江大年的草帽，心头升起满腔怒火：工农同学好不容易进了学校，难道就这么轻易地被他们赶出校门吗？不！学校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牢牢地占领下来！他把

挎包和帽子朝徐牛崽手里一塞，转身就去追江大年。

龙国正在山路上边追边喊着江大年，一直追到公社铁匠铺前，只见江大年抿紧了嘴唇，高举铁锤，狠狠地往铁砧上砸去。龙国正看着眼前这位从小就失去母亲的铁匠的儿子，心潮起伏：大年哪大年，砸吧！狠狠地砸！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砸个稀巴烂！龙国正走近一步，亲切地喊：“江大年。”

江大年听见喊声，急忙收住铁锤，回头一看是龙校长，就象孩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含着眼泪，向龙国正猛扑过去。龙国正也不禁热泪盈眶，他拉着江大年的手深情地说：“大年，走，跟我回去上大学。”

龙国正把江大年接回学校后，立即召开党委会。副校长曹仲和气势汹汹地把一叠考卷丢到桌子上：“请看，这就是他们的白卷。”龙国正看着白卷，沉着镇静，不动声色。曹仲和急忙抬出他的后台，企图压服龙国正，他装腔作势说：“这个决定，我请示了专区赵副专员。”党委委员余钢气呼呼地说：“你们搞突然袭击！考试的时候，李金凤他们在贫下中农田里灭虫，这些白卷能说明什么？”龙国正说：“不，这些白卷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些白卷里，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同学们的汗水，有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同学们做得好！做得对！”

曹仲和站起来说：“对？对在哪里！我们不是农场，不是生产队，我们这是大学！既然叫大学，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龙国正目光炯炯，义正词严地驳斥：“办学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拿这十五名同学来说，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些同学是好学生；按照你们的标准，却把他们赶出校门。这又怎么能统一呢？”

曹仲和被龙国正批评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龙国正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说：“解放前，谁打击、迫害工农？是地主、资产阶级。今天你也这样做，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的正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曹仲和恶狠狠地说：“嘿嘿，我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别忘了，我也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的。老实说，我祖宗三代都是搞教育的，论办教育，我比你更有发言权！”说完，他气急败坏地退出了会场。党委委员们都很气愤。龙国正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大声宣布：“同志们，党委继续开会。”

党委会结束以后，龙国正心想：环绕着大学走什么道路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必须团结更多的同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想到这里，龙国正向教务主任孙子清的宿舍走去。

此刻，孙子清正坐在房间里看书。龙国正推门进来：“老孙，你好啊！”孙子清急忙站起身招呼：“龙校长，听说你回来了。坐坐。”

龙国正一面拿出烟丝卷烟，一面直爽地问道：“老孙啊，你对学校开除十五名同学怎么看啊？”龙国正问得直爽，孙子清也只好直说：“曹校长和我研究过，我同意这个决定。”龙国正说：“今天校党委开会，撤销了这个决定。”孙子清吃了一惊，只得“噢”了一声。

正当这时，贫下中农协会的老代表走了进来，他跑得汗流浹背，又气又急。他和龙国正、孙子清打过招呼后，就拉着龙国正朝外走：“老龙，我找你谈个事。”“好啊，来，咱们一起谈吧！”龙国正说着，把老代表按到椅子上，自己也坐了下来。

老代表急切地问道：“听说学校开除十五名同学，这是什

么理由？”龙国正看了看孙子清，说：“老孙，你说说。”孙子清拿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尴尬地说：“他们交了白卷。”

“啊！交了白卷？”老代表从怀里摸出一封用红纸写的感谢信，激动地说：“我这里也有一张考卷，是红卷。你们要开除他们，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保他们！龙校长，这样做到底是为哪个阶级办学呀？”

龙国正说：“老代表，先别急嘛！我们已经改正了错误，今天校党委开了会，撤销了开除的决定。”

老代表马上转怒为喜：“哎呀，老龙，你怎么不早说？你看急得我这身汗呀！”接着，老代表走到孙子清身边，亲切地说：“孙主任，我们贫下中农从心里感谢你们呀！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就是好呀！我们贫下中农的田里一发现虫害，他们马上赶到田里来灭虫，挽救了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样的学校，我举双手赞成！”老代表转过身又向龙国正说道：“老龙啊，过去有些年轻人，念了几年书，就忘记了家乡，草鞋一脱，换上皮鞋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样下去，谁来建设我们这社会主义的新山区呢！”说完，放下感谢信，赶回去给乡亲们报告好消息了。

龙国正见孙子清听了老代表的一番话，思想上有所触动，就趁热打铁，语重心长地说：“老代表的话值得深思呀！我们到底为哪个阶级办学？老孙，教学不按照毛泽东思想教人，危险啊！”孙子清看了看老代表放在台子上的那封大红感谢信，又看了看龙国正亲切的脸，心里翻滚了起来。

龙国正看到孙子清的神情，知道这两张考卷，可以使他看到两条教育路线的鲜明对比，让他自己再好好想一想、斗一斗吧！便带着笑容，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出门去，迎接新的斗争！